# 牛为何吃草

.

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从Ｄ大往回赶，坐的是７１８路公交车。车比较空，找了个位子坐下后，我从包里取出

本书看。

不知不觉，已到了Ｒ大，正是傍晚下班人多的时候，车上一下挤进很多人。其中一个坐在了我旁边，因为看书

入神，我也没注意是什么人。

车子经过中关村，快到Ｂ大了。我把书了收起来，准备下车。这才注意到，我身边坐着个少妇，穿着一身黑色

连衣裙，长发披肩，腿上放着个精致的黑色皮包。她的一双手软软的搭在皮包上，弧线优美，白嫩纤细。

我忍不住顺着她的手臂，侧头一看，心止不住一阵狂跳：「天啊，绝色！」

她肤色极白，唇鼻分明，眼脸稍垂，神情淑静，正盯着前方，坐姿优雅含蓄，说不出一种楚楚动人之味。

我心中翻江倒海，表面上还维持着镇静，心想：「怎么能跟她搭上腔才好。」此时离Ｂ大西门我下车的地方，

还剩两站路，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打开翻盖，自动天线无声无息地升上，我嗯啊了几声，匆匆把朋友的来电挂断，翻盖合

上，天线又无声无息降下。刚买的韩国二手货，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天线自动升降的功能。

身边那位少妇似乎好奇地瞟了一眼。机不可失，我冲她微笑了一下，晃了晃手机：「韩国二手货，自动升降的。」

她矜持地一笑，没有搭腔。

我说：「家住西苑？」７１８路的终点站在那一带，车上大部分人都去那儿。她含笑点了点头。

我曾做过短暂的直销，知道在公众场合跟陌生人搭话，自己千万不能慌，必须旁若无人，语气要显得平和自然，

否则对方肯定尴尬，那就没戏了。

于是一边把手机放进衣服口袋，一边盯着她，好象很随意的样子，问：「白领？看你的样子像。」

她笑了一下：「不是。」声音很好听，有股娇甜的味道。

我接着说：「不会是学生吧？」她样子明显不像，我却故意这么说。

果然，她身子微微颤动，开心地笑：「不是的！―――怎么可能？我是教师。」我心咯噔一下，嗯，教师就好，

一般比较不怕生。

于是说：「哦，你在Ｒ大上的车，是那的老师？Ｒ大我很熟，有不少同学在那。」我暗示她自己是个学生，学

生嘛，一般更不会被陌生人戒备，其实我早已毕业了。

她有些不好意思，似乎怕人误会：「啊，我怎么能教大学？我只是个小学老师。」她的说话语气以及神情反应，

透露出一股不自信，与她美貌颇不相称。我立刻判断，她是那种长期被丈夫娇惯的，没太多社会经验的闺中少妇。

于是轻轻点点头：「嗯，同行。」她眉间微蹙，诧问：「你也是小学老师？」

鬼才是小学老师！我正准备考研，是个无业游民。我没回答她，好像很神秘的样子，笑了一下。这时车已过了

南门，没多少时间了。我心中着急，通过谈话获取好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重要的是把联系方式搞到手。

看见她脖子上挂着手机，我忽然灵机一动，侧头凑近看了一眼：「嗯，摩托罗拉８０８１，新出的。」她点了

点头。

「号码是多少？」这时我已把手机拿在手中，手指在键码按动着，口中故意拖长声音，念念有词：「１３――

――――. 」灵不灵就看这下了，说实在的，我的样子一向不讨人厌，戴一副眼镜，清秀文气，很给人以亲切感，

不知刚才短暂的搭话，能不能让她对我有些好感和好奇。

她娇笑了一声：「你干嘛呀，真逗！」

我柔声说：「试一试，看你的什么铃声。」她犹豫了一下，看了旁边一眼。

其实我要的就是她的电话号码，她当然很清楚，却似乎对我这种方式，感觉有些刺激和好奇，脸色微红，很快

把号码念了一遍。我全神贯注，生怕记错一个数字，飞快地将号码输进了，嘘了一口气。

车快到西门了，我站起身，挤过她身子的一刹那，狡喆地冲她一笑，轻声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她歪着

身子，瞟了我一眼，脸儿忽然微微晕红。

我一下车，立即拨了她的号码。车子还没开出，我在车下能看见她半个身子。铃声响了两下，看见她将手机放

到耳旁：「喂－」声音确实好听，娇娇的响在我耳旁。

我果断地说：「是我！」

她停了半响，笑：「我就知道是你。」

我说：「姐姐，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她侧过头看了一下车外，我冲她扬了扬手，她似乎笑了一下，耳边听见她说：「我――――――姓田。」接着

语速加快，低声威胁：「可不许给我打骚扰电话。」

我说：「田姐放心，我只有在想你的时候，才给你打。」

她说：「你好贫啊。」

我立即声明：「我可不贫嘴，老实着呢，还没谈过恋爱。」她笑了一声，我估计她旁边人多，不好说话，于是

说：「田姐，等你到家，我再给你打电话，先挂了啊。」

我口中喃喃：「姓田，姓田。」赶紧拿支笔记上，我这人记性不好，常把别人名字叫错。记下了，心中才踏实

些，一股兴奋和喜悦从心底冒上来：「天啊，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子了，没想这么容易就得到了她的联系方式。」

女人都喜欢幻想和浪漫，这也许是我能跟田姐保持电话联系的原因吧？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和田姐平均

每周通话一次。每次我都不敢说得太多，怕到最后没话找话，那就完了。所以每次我都装着刻苦好学的样子，控制

在短短三分钟内结束通话，给她的印象是我这人生活充实、风趣幽默，常想着她，但不缠人。

渐渐的我也知道田姐的一些情况：她叫田蓉蓉，喜欢看书、听音乐，丈夫是中学同学，搞外贸的，经常在国外

或是国内各城市出差。我估计她有一半时间是在独守空房中度过的，心下就很有股痒痒的、蠢蠢欲动之意，但蓉姐

是不会轻易答应跟人出来的，另一方面，说实在的，即使她肯出来，我也担心「罩」不住她，毕竟她的姿色是太出

众了，非我往日搞定的女子可比。

我的朋友知道了我的公车「绝色艳遇」后，见了面，常常冷不防冒出一句：「怎么样？搞定没有？」

我开始还说：「靠，绝色美女耶！哪有那么容易搞定的！」后来他们等得不耐烦，我也急了，心想：「不就是

个女人嘛，叫出来，搞不定拉倒！」

我开始约蓉姐出来，每次她一说不能出来赴约，我心反而一下轻松起来。过了几天，渴想的厉害了，又恨自己

不够坚定果断。终于，有一天傍晚，我打电话过去，蓉姐懒洋洋的声音：「谁呀？」

我说：「蓉姐，是我。」

她说：「哦，是你呀，有什么事么？」

我先探情况：「你在干嘛？」

她沉默半响，忽然有点调皮地：「洗澡！」

我叫：「哇！我从电话里伸个脑袋过去看看。」

她吃吃笑：「看吧！让你看个够！」

我感觉下边一下硬了，咽了口唾沫，笑：「不跟你开玩笑了，我弄了几张演唱会票，今天晚上的，去不去？」

其实我的确有几张票，但已送人了。

她说：「算了，懒得动。」

我说：「别，我可费了老半天劲，刚刚才拿到。」心中打注意，她要是肯出来，马上向朋友把票要回来，无耻

一回。

她说：「嗯――――――我老公不让我出去！」有点撒娇的味。

我吓了一跳：「你老公在家？！」

她说：「不在！」又是一阵娇笑。

我魂儿都给她笑出来了，口干舌燥，满头大汗，急说：「那不就得了吗，你不要天天呆在家里，应该过点健康

的生活。就这样定了啊，半个小时后，我在Ｂ大西门等你！」

她急忙说：「喂――！人家还在洗澡，半个小时怎么够。」

终于中计了！我连忙敲定：「好，那就四十五分钟！我等你啊！」

她犹豫地说：「那好吧。」

我赶紧把电话挂了。给朋友打了个电话，靠！演唱会的票几经倒手，不知给哪位兔崽子拿去骗女孩子了。转念

一想，怕什么怕，光棍一条，先骗出来了再说！

蓉姐从车里出来时，我还是吓了一跳，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漂亮。上次由于时间匆忙，又只想着怎么把联系方

式弄到手，只看到了她的侧面。

今天她穿着米黄色侧扣紧身小褂，将胸脯的丰隆衬托无遗，一头柔顺的黑发，披肩垂下来，下边是折叠花裙，

飘飘摇摇，洗过澡后，容光焕发，丽色逼人。眼波流处，似有一股无形的重量，逼得人喘不过气。

我站在那，惊得浑身发抖，给自己打气：「他妈的，不怕，不怕！不就是个女人吗？！」

没想她对我印象还蛮深，一眼认出我，微微一笑：「发什么呆呀。」她一笑，整个变了个人似的，那种美不再

是逼得人喘不过气来，而是春风拂面，亲切可喜，带一丝娇俏逗人。

她的声音我很熟悉。我吐了一口气，对她笑了声：「走吧。」自己先穿过马路往西门走去，她过了马路，抬头

犹疑地望了望Ｂ大的门头，眉头微蹙，问：「在校内吗？」

我故意用微带嘲讽的激将眼神，说：「嗯，进去再说。」她又看了我一眼，似乎说：谁怕谁呀，跟了进来。我

一言不发，直往前走，过了小桥，她停下来，说：「一、二、三――――――不跟你闹了！你再不说，我可走人了。」

我故作邪恶状：「哈哈，你今天被骗啦！可别想脱身。」她轻蔑地瞪了我一眼，哼了一声。我无赖地说：「演

唱会没有，要想听的话，小弟的鸭公嗓子倒可叫唤几声。」她哧声一笑，点头说：「好！好！现在就叫几声试试。」

我当仁不让，大张了嘴，才叫出半声，给她揪住胳膊：「神经啦，被人听见了！」慌张地看了后边门卫一眼。

没想到，竟是她先碰了我纯洁的身子！被揪疼的地方，久久的留有一股回味无穷的滋味。我呆呆的看着她裸露

着的无袖的白胳膊，不敢相信是那只手碰了我。

她似乎惯于被盯视，脸上恢复到那种淡淡的带着一丝骄傲和不屑的神情。我晕！这样下去我非歇菜不可。我定

了定神，正色地说：「蓉姐，非常不幸，放在我衣服口袋的演唱会票，给我朋友摸走啦，我只好在莫名湖畔吟几首

诗作为补偿。」

没想她嘴鼻儿一翘，在我背上轻推：「好呀，走吧，听你吟诗去！」又接着说：「可别肚子里没货，对着湖水

呆若木鸡。」微微笑着，像押解囚犯，将我赶向未名湖。

到了莫名湖，我松了口气。嘿嘿，在莫名湖，我曾拿下无数女孩。这是我的福地啊，怎不令我信心大增？

夏日晚上的莫名湖，凉风习习。灯光半明半暗，恰到好处。湖面水光俭练，细柳低垂，博望塔的倒影，静映水

中。夹道上，不时成双结队，依偎而行。身处其中，令人浮思翩翩，心胸如醉。

身边走着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的蓉姐，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气。我那颗怀有预谋的心怦怦直跳，止

不住浑身轻抖，夹着根命运未卜的小弟，奇怪地前行。

脑中正在胡思乱想，忽然背上一双柔柔的手一推，蓉姐说：「还走到哪里去？快吟诗吧你！」

我四下打量一番，见此处湖面宽阔，正对着博望塔。于是说：「好，你站稳了哦，我要开始吟诗了！」拿腔作

势，对着前方，先站了个马步，深吸一口气，正要吐气发声，背上挨了蓉姐一推，她弯腰喘笑：「别逗了――――

――你！有这样吟诗的么？」

我正容说：「别打扰我呀，灵感都被你推出去了！嗯，还剩一点，先来一首。」重新站好，伸出双手向前：「

啊！博望塔！―――上头小来下头大！――有朝一日倒过来―――下头小来上头―――大！」

蓉姐娇笑不绝，两手软软的打在我肩背上，就像初春三月的柔嫩柳枝儿轻轻抽打在人身上，让人心儿发痒，熏

熏如醉。我立刻扶在她两只裸露的弯臂上，冰凉柔软的肌肤触感传过来，舒爽异常。正要乘机搂上她双肩，她忽停

下笑来，不经意的抽回手去，我的身子颠了颠，已经硬起来的小弟，很不甘心的挺着。

蓉姐嘴角带笑，瞥了我一眼，似乎看透了我的用意，身子警觉地离开我些。我的口水咽了下去，看来只好重找

机会。

我故意引她往灯光较暗的地方走去，穿过一条林木掩映的窄道。淡淡光影里，蓉姐面容看不太清，但眼鼻轮廓

间的模糊投影，更加诱人。停停走走之间，腰身袅娜娉婷，有一股耐人寻味的少妇风韵。靠得近时，她身上散发出

淡淡的体热，令人联想到她那热和暖柔的肉身子，搂上去，肯定会呻吟出声。

天！月儿黑，风儿轻，一名绝色少妇伴我行！我口干舌燥，只想找个机会，把她摁倒在无人之处了，狠狠的蹂

躏――――――越走越暗，正当我想得热血沸腾，忽觉身后没人跟来。回过头，她停在几步开外，神情有些怪怪的。

我问：「怎么啦？」

她迟疑地望着前面黑冬冬的去处，说：「不想走了，累了。」

我说：「那――――――就找个地方坐坐吧。」心中暗骂：都是少妇了，装什么腔啊。又想：他妈的，毕竟是

少妇，没有那些傻女孩好哄。

她说：「好吧。」

无奈中，我只好掉转枪头，小弟呀小弟，今晚得委屈你再等一等了。我胯下的小弟二话没说，愤怒地随我转过

身子，往湖边走去，那儿有张椅子，我曾在上面吻过五位女孩，希望今晚能增添一位。

我选的地方位置很好，离湖面较近而离走道稍远，既不引人注目，又不阴暗偏僻，四面来风，蚊虫较少。可惜

的是好位置总有人占着，今晚是个男的，神经兮兮地独自一人坐着，估计又是哪位才华横溢而胯下可怜的家伙，躯

体焦躁，晚上来这找感觉的。

蓉姐见有人，轻声说：「另找个地方吧。」我在蓉姐耳边悄悄耳语几句，蓉姐轻打了我一下：「你好坏呀。」

我扯了扯她的手，和蓉姐一起来到那位男生背后，表情严肃，盯着正前方，一动不动。

那位男生发觉身后有人，不安地动了一下，还是坐着。过了一会，终于忍不住向后看了我们一眼，我的表情不

动如山。他挨了一会，悻悻的起身走了。等他走远，蓉姐终于憋不住，噗哧一声笑出来。

我说：「小姐，请坐！别客气。」

蓉姐纤手一扬，打在空中，喘笑着说：「坏透了！你！」坐在椅子上，笑完了，满脸红晕，脸上遗一丝笑意，

动人的样子，让人有恶虎扑食的冲动。

我坐在她身边，听她怔怔的轻声说：「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我心中涌上股喜意，竭力掩饰。

蓉姐迷醉地看着眼前湖水轻波，脚下轻轻踢动，说：「嗯―――――这儿真好，你常来这吗？」

我说：「是啊，闷的时候总来这走走。」语音转柔，带点催眠的沙哑，暗示她以后闷的时候，可以常来，那么

陪着她的，自然就是我喽。

蓉姐露出向往的神情：「嗯，年轻真好。」

我失笑说：「天！你不会比我大多少，看上去就像我妹妹似的。」

蓉姐说：「去你的，我都快可以作你―――了。」说到最后，语音含混，羞转过头去。我估计她原想说「都快

可以作你妈了」，发觉不大像话，便含糊过去。

蓉姐确实比我大不少，快三十了，不过看上去很年轻，尤其是她的气质，娇俏中带点天真味儿，又爱幻想，某

些方面比我还不成熟。她丈夫是她中学同学，从小很优秀，一直呵护着她，估计也是她少经世事的原因。

不过，从小优秀的好孩子，也许闺房之乐花样较少，似乎可以搞点新意思，满足她的肉欲，让她欲罢不能――

――――想到得意处，我不由露出一丝笑意。

（二）蓉姐说：「你在想什么？神经兮兮的！」

我本能地想说：我在想你呀。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太土！于是稍稍改了改，说：「我在想你―――是什么

样的人。」

她露出沉思的神情：「哦？我是什么样的人？」眼睛瞟过来，话到后面，有些变了味，明显带着警觉戒备的色

彩。

我心中叫完，忙用赞美来掩饰：「应该是让我迷醉的那种女子了，我想。」

见她没什么反应，估计平时这样的话听多了，连忙补一句：「不过――――也有让我失望的地方！」

她露出注意听的神情，我接着说：「怎么说呢？你的生活好像缺乏热度，也就是说少了些激情！」嘿嘿，若能

与我乱爱一回，就应该算有激情了吧？

她装着淡淡的，说：「接着说。」

我来劲儿了，先不搭话，拿腔作势地正正身子，忽然抓过那只垂涎已久的小手，口中说着：「嗯，通过手相能

看出更多一些。」

天啊，这只手柔白冰腻，可口之极。

她本能地想把手抽回，却被我紧紧拽住，直到她放弃了，我才装着很绅士、不愿占女孩便宜似的，松开了，用

两根手指捏着她的手腕，其他的，兰花指一般散开。据我总结，这样更能给女性以异样的触感。

她满脸轻蔑和狐疑，身子歪开，手却任我捏着。我知道若不能拿出点真本事，将过不了这一关。幸好我是学中

文的，先背了一两句深奥的文言，然后根据对她的观感说上几句，其间不断有灵感来补充，说到最后连我自己也信

以为真了。

我的另一只手不断地对她点点触触，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不同力度，展开肌肤攻击。据说，绝顶的高手，

光靠手的接触就能使女性达到高潮。我当然没那本事，结果只弄得自己口干舌燥，呼吸滚烫。而她，虽然坐近了些，

看样子，还是贞妇一名。

不过，总算因为「看手相」的缘故，两人离得近，肩臂较宽的地方，挨着她的身子，隔着薄衫，肌肤间相互挤

迫，让我充分感受到她的柔软。而且话题渐渐扯到了比较敏感的情感方面。

知道她丈夫就是她的初恋后！我不停的为她叫屈，并且拉扯出一堆关于「体验生活」的哲理，以打破她丈夫对

她施行的愚民政策。

她不服气地问我：「那么你呢？」

我说：「我？我认识很多女孩。」

她皱着眉问：「为什么要那样？」

我沉思半响，忽然盯住她的眼睛，问：「牛何要吃草？」

她被我问晕了。

我说：「牛，生来就比较命苦的，唯一的爱好就是吃草。而草，长在地里，不及时被牛吃掉，就要枯黄，很难

看的，最终还要死掉。草长得嫩嫩的时候，将身子献给最喜欢它的牛，而牛吃了草，拉出牛粪，滋养了草，这就是

爱情。」

又说：「牛吃一根草能饱吗？不能。所以得不断地吃下去，而牛粪也不断地滋润更多的草，美丽的草原从此诞

生，这就是伟大的生活。」

蓉姐吃吃笑着打了我两下：「什么脑袋？！」

我的背部被她擂得酥酥的，回过头，见她靠在椅背上，软软的将脑袋后仰，眼儿仰视星空，嘴角含一丝笑意，

似乎思索回味我刚才的话。

她仰面躺着，胸脯高起来，拉一道凸起的弧线，腹部细细软软的一条，随着呼吸，颤颤的波动起伏，而下半身，

丰隆肉实，稳稳的坐在椅子上，身姿柔美诱人，一副承受雨露的模样。微风吹来，我的脸有如被鬼摸了一把，涩涩

的不自在起来。

我缓缓俯身向她靠近，忽然，她惊「噫」一声，回身坐起，脸色晕红，惊嗔地看了我一眼。我硬硬的脖子转向

湖面，看到一块肥肉随风飘去。

两人半响无语。我将一块石头捡起，丢到湖中，「波」的一声，溅起一朵浪花。我走到湖边，呆盯着水面，也

没回头，喊了一声：「你来！」

她说：「什么？」轻轻的走了过来。

我蹲下来，手指划拨着水面，说：「用莫名湖的水，洗个脚吧。」声音充满诱惑。嗯，湖水至少看上去很清澈。

她穿着高跟鞋，没穿丝袜，坐在湖边石上，脚垂下来，快到湖面，脚尖点了点水，似乎也有一股想洗的冲动。

「来。」我柔声说，手伸过去：「你我也算有缘，让我帮你洗一次脚吧。」

在她犹豫的瞬间，我抓过了她的一只脚，捏着足踝，褪下了鞋子，浸入水中，用手掰揉着她的脚丫。动作一气

呵成，连我自己都感觉像个专业洗脚的。

将她的脚抬出水面，水珠从她脚上不停地滴落湖中。晕晕的光亮下，我这才开始细细品赏她的美足。

她的脚丫白净软脓，说瘦嘛，却触手肥软。说肥嘛，纤巧均匀。嫩得跟小儿似的，足踝往上，一截小腿接着，

曲线柔美。捧在手中，如一件艺术珍品，掌心提动，却又是活生生的。

脚是女人的性器，对此我以前一直没什么感觉，此刻却深有体会。我以变化多端的力度，在她脚上捏揉抚按、

托拽掰捻，不时掬一手水，浇湿她的脚面，洗完这只，又换另一只。

湖边微风轻拂，水声清亮，我想起小时候在小溪边掰洗着白菜芯。我一边洗着，一边享受着那种晕晕如醉的柔

情和刺激，一直不敢抬头看她脸色，生怕她不好意思，将脚缩回去。

直到快洗完了，我才转过头，见她两手撑在石上，歪躺着身子，晕着脸儿，轻咬着唇，神色似感动，又似羞涩。

我忍不住捧起脚儿，亲了一下，手中一动，她的脚急缩了回去。

她动我也动。我站起来，向她俯过身去，她撑着手退缩了两步，才转过身，被我从后背搂住。这一连串动作，

如有默契，无声无息，像个舞蹈剧。

我将脸埋在她耳后，心儿狂跳。她轻喘着，开始挣动，口中低叫：「别――别这样――不可以！」我紧紧抱住

她，不让动弹，嘴里喘着气：「别闹！被人看见多不好。」本来该她说的话，却被我先说了。

恰好小道上有两人走过，她呆了呆，女人在关键时刻总是反应迟钝。我乘机将头从她脸侧弯过去，捉到了她的

唇，她「唔」的半声，被我掰转过脑袋，将她的唇堵实了。

就像眼睛忽被蒙住的人一样，她惊乱地挣扎。而我，紧紧摄住她的唇，用力狂吸，唇包住了她整个小嘴，拿舌

顶过去，碰到她紧闭的牙齿。我喘着气，稍稍减轻了唇上的压力，这才品出了她嘴唇的柔软和芬芳。

我又渐渐放松了对她身子的紧箍，她的身子也随着变软，唇儿微颤，竟没怎么躲闪，我离开她的唇，脸贴着她

的脸颊轻摩，将她搂进怀，心在胸腔里剧烈跳动，轻声说：「蓉姐，你真好。」

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嘤语：「天啊，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敢随便跟人出来了。」

我轻笑一声，掰扶过她的脸儿，她的眼睛像在睡梦中一样，兀自回避着我的目光。然而我捧起她的脸亲吻时，

她却不怎么挣扎躲闪了，间或一两下，唇儿还有回应，我含住下半唇，轻咬了一下，移上去，舌侵入她口中。

女人跟女人就是不一样，她的香舌柔软，含进来，就像要融化一般，分泌出一股甜甜的津液，全被我咽下。此

时此刻，我爱煞眼前这个柔弱的女子，她的全部，我都珍惜不已。她的唇，她的鼻，她平滑清亮的额际，她水波迷

离的双眼，她脂腻柔滑的双颊，她柔顺的黑发，都令我迷恋不舍――――――她说：「你是不是对很多女孩都这样？」

这时我们已坐回椅中，我轻拢着她的肩膀，她的头抵在我的下巴，一个柔发遮盖的黑脑袋在我眼皮下。

我不知如何说，正在思量。

她仰面向我，说：「怎么了？不方便说？」

我叹了口气，其实我还没想好怎么说合适。

她拿手戳了戳我身子，带点撒娇地：「说嘛。」

我说：「我真正喜欢的一个女孩子，离开我了。」

她黑眼珠关注地：「为什么？」

我说：「嗯―――」半响没声。

她捅了捅我：「吞吞吐吐的，说！」

我无奈地：「因为她受不了我。」

她说：「她发现―――你还有其他女孩？」

我说：「不是！是因为―――我的东西太大，她受不了。」

她霎时红晕满面，羞侧过头去。仿佛在寻思回味什么似的。嘴里喃喃着：「吹牛。」

我扯过她一只手：「不信你摸摸看。」她使劲把手抽回去，被我用力拽住，往下引。到最后她的手掌微微张开，

抽回的力气也更小了。嘿嘿，给个借口，哪个女人不想摸男人的东西？

她的手往下深探，身子不情愿似的保持着一定距离。样子像伸了一只手到水底摸鱼，又怕被水湿了衣裳。

我穿的是齐膝短裤，前面没有裤链的那种，东西半硬着，鼓鼓囊囊的一团。我拉着她的手，隔着薄布，在上头

挨挨擦擦。又掰开她的手指成掌状，她的手压在我的阴茎上面，我的手在她手背上，然后轻轻揉动。

接着又将她的手掌收紧，我的东西成棍状落在她手中。我咽了口唾沫，说：「没骗你吧？」

她轻咬着唇，嘤声说：「一般。」手却忍不住悄悄的揉动。我将她身子搂紧，两人静静依偎着，望着湖面。看

上去，我和她再普通不过，和湖边的每一对情侣一样，规规矩矩地搂坐在椅子上。而实际上，她却在替我手淫。

我在她耳边吹了口气：「蓉姐，你好流氓哦。」她弄了半日，正有些手酸，忽然放弃了，并在将手拿开前，狠

狠地捏了一把。我痛叫一声，她吃吃笑，身子防备地离开我些，手护在身前，靠近不得。

我像是生气了似的，起身离开，忽然绕到椅子后面。一扯她的长发，她的脸仰面朝天，从后面看去，五官均匀，

搭配间，有股说不出清丽，我对着她的嘴惩罚地重重吻下，下巴碰在她的鼻尖，脖子盖住了她的眼。

她只来得及叫了半声：「啊－！」唇被我狠狠摄取。一会儿，她的手柳条儿似的攀上来，圈住了我的脖子，这

种接吻的姿势分外刺激。她的下身翻转，没东西挨着，骚痒难耐地轻轻扭动。

我欲火腾升，忽挣出来，绕回前面，在她膝盖跪下，仰视着她，手放在她柔松的腿儿上，喘着粗气：「蓉姐。」

放在她腿上的手直打颤，眼儿似火烧。

蓉姐娇喘着，酥胸起伏，眼神迷离，浑身无力似的看着我。一时间，我们俩谁都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我抑制不住地将脸埋在她两腿间，迷醉而疯狂地，拼命呼吸着她腿间的热气和芬芳。两手圈搂着她的后腰下方。

感觉自己像个孩子，扒在了母亲怀里。她一双手落在我头上，轻轻抚摸。

忽然，一个更加疯狂的念头闯进我脑中，我掀开她的裙底，头钻进去，全是赤裸脂腻的大腿，裙衣蒙住了头和

后背，昏天暗地，只顾在里头亲吻着。

蓉姐低叫了半声：「天－！」手隔着裙衣按着我的脑袋，两腿不住打颤。

我将她双腿分开，脑袋往她阴部探去，脸颊挨擦着她大腿的内侧肌肤，嫩滑火烫，鼻子碰到她的内裤，伸了舌

头试着一舔，她的蕾丝薄裤已湿透了。

手伸进去，拉扯着她的内裤，她的屁股轻抬，撕扯间，内裤已被拉出到她的两只大腿上，一会儿又被我褪下来，

塞进了口袋。

她的屁股被我拉到椅子边缘，斜斜躺着，裙衣铺展，两腿大张，而我脑袋在她腿间舔拱。她的阴部毛儿稀少，

长毛的地方，也是肌肤热蠕蠕的触感，阴唇柔嫩而不规则，似有无数小嫩肉片儿，湿淋淋的淫糜不堪。

只觉她两腿一直在微微颤动，呻吟声断断续续，像个受了伤而忍受不了疼痛的人。忽然，她的手紧按住我的头，

不让动弹，压低嗓子：「有人！」扯开裙角，掩了掩。

听得脚步杂碎，有几个人从椅子背后的小道路过，有人轻笑，不知是否嘲笑我们。不过，晚上光线昏暗，有椅

背挡着，从走道上，应该看不见我们的情状。

定定的停了半响，我在里头闷热得难受，脚步声一远，我「呼」的一下，从底下钻出来，外头空气清新，扑面

而来，感觉似从另一个世界回来般，大口地喘着气。

蓉姐软瘫在椅子上，酥胸剧烈起伏，斜望着我，像沙滩上干渴的鱼，微张着嘴儿，样子极为诱人。

我将她搂坐到腿上，一边悄悄扯下短裤，一边拉着她的手往下，递给她一样东西，在她耳边低声说：「蓉姐，

这个交给你了。」我的东西在她小手中热突突地奔腾。

蓉姐轻咬着唇瓣，嘴里说：「不稀罕。」脸却往我怀里拱。我将她稍稍推起一些，掀起她的裙衣，落回来，裙

衣盖住了我和她大腿，我的小弟和她的小妹赤裸相见，她光滑细嫩的后股贴在我阴毛茂盛的下腹。我们就这样坐了

一会，小弟直通通一根，贴在她细嫩的阴唇上，被淋湿了一身。我和她拥坐着，眼望湖面，似乎看谁会先忍不住。

身后又有一大群人走过，像是一个班级的进修生，年纪都不小，语声喧哗，脚步糟杂，我的东西竟忍不住在此

时跳了跳，手不由伸下去，托高她的股儿，用一根手指将小弟勾到穴口，暖融融的插了进去。而人群，像过了一阵

风似的，也远了。

她的阴道不是很紧，却娇嫩无比。东西进去的一瞬间，像冰棍进了溶洞，就要融化了一般，畅美难言。蓉姐的

身子沉下来，东西到了尽头，一会又浮上去，我的下体压力一轻，底下凉飕飕的空空的感觉，落下来，先是腿越来

越重，接着是东西忽悠悠的直升上去，乘风破浪，最后她的后股在我的下腹间一挤，松嫩的肉沉沉地往两边撇开，

周而复始，动作虽不激烈，却十分销魂。

蓉姐不像一些未经人事的女孩，沉甸甸的坐实在人怀中，所以抱着一点也不吃力。她比我想象中的要轻，要娇

小，虽不比我矮多少，在怀中婉转承欢，如耍小儿，别有奇趣。

这一夜，在莫名湖边，我和蓉姐一直消停到夜里两点，才送她回去。此后断断续续，通了一些电话。但她却一

直不肯再出来。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她的电话。

我说：「蓉姐，你好么？」

她说：「不好。」

我关心地说：「怎么了？」

她说：「他今天回来了，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要了三次。」

她又说：「他一点都不心疼我。」

我说：「唉，怎么能这样。」

她说：「完了，他收拾东西就走了，去了南京。」

她语带哭腔：「我感觉自己像个泄欲工具。」

我安慰她：「男人忍久了，有时会这样，你别伤心啊，这说明他在外边没有乱来嘛。」

她哭着说：「不是，他不爱我了。以前他不是这样，我能感觉到。」

我说：「别胡思乱想啊。」

她静了半响，忽然说：「我想你。」

我心一跳，热乎乎的：「宝贝，我也想你。怕影响你的生活，一直没敢找你。」

她说：「你会爱我么？」

我柔情荡漾，一点也不嫌肉麻：「你是我生命中最珍惜的宝贝。我一直怀着感激之心，上天能让我认识你。」

她说：「――――我想见你。」

【全文完】